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陽湖趙翼撰

新書增舊書處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辭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書各

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陷賊後不知所在新書增高力士女冒爲后迎還上

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增密爲魏公設壇卽位改元永平又增密與宇文化及隔

水語責其弑逆又增賈潤甫勸其稍節興洛倉米勿致食盡人

散

王世充傳增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朗傳增圓朗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爲主會盛彥師被執在

圓朗所恐二兇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朗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

增

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徵謂守成難

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

增

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

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

此正見其逢君之惡

劉仁軌傳

增

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以百濟

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畱鎮守

此正見其忠於爲國之處

舊書但書仁

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

增

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幄後呼

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

增

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楚客以

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

增

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爲后故事

韓瑗傳

增

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爲言

陸象先傳

增

玄宗初卽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曰寧王

長當立象先曰帝何以得立曰有一時之功象先曰立以功

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蘇頌傳

增

吐蕃盜邊玄宗欲自將討之頌極諫以爲不可乃止

李景伯傳

增

時有建三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權太重

授非其人則釁易生宜罷都督畱御史按察秩卑任重可制

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

增

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

此為相業之始而舊書不載

增

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

此小事何必瀆耶

此見玄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

增

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啟天子倖邊功

此見大臣

遠慮

增

又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覺失聲歎息

韓休傳

增

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帝嘗引

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

肥矣

張九齡傳

增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齡即奏

之帝為動色故終九齡為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

增

玄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餽牽外無

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

增

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

引張說爲證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私乞改之兢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

增

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末

楊慎矜傳

增

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其與術

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玄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

王鉷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

增

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

者縛至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卽以送吏代之

增

國忠請以

安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遂焚前詔

郭子儀傳

增

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

增

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爲採訪使李希言守杭州

璘聞有備乃西走

增

晏所用管計帳者皆士人嘗言士有爵

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

增

傳末附韓洄元琇

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利國者

崔渙傳

增

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

增

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反乃遣

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

增

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用多飾

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

增

玄宗出奔光遠爲京兆尹僞遣子東見祿山時祿

山已令張休爲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卽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

增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光遠遣

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

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

增

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越二人

又邛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險就平地故敗增

代郭子儀營壘麾幟無所更一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

又於郝庭玉傳記朝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

歎賞庭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增德宗出遊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謂鎰

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

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增又帝初至奉天間泚欲來迎

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

來犯

田承嗣傳增承嗣先爲安史僞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固瑒

田悅傳增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悅同舉

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

增

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有譚忠

者爲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邑見與若爲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

增

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責維岳

遂復抗

劉濟傳

增

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

增

譚忠勸其以地歸朝

段秀實傳

增

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秀實殺

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

增

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後又有

書來誘爲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

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

增

又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

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

信帝不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破

劫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

增

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晉曰我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多疲斃天子敕

勿屑屑較爾反以爲不足乎回紇語塞

李希烈傳

增

竇良女爲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吾能殺

賊果爲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

奇醜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

鮑防傳

增

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名士質對

策最切直獨孤恹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未聞不亦善乎

卒置高第

楊憑傳

增

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

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

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

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

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任

李吉甫傳

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二峽一路以分賊

勢劾中書吏滑渙句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

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
齊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
宗時特命刊正今此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
大中刊正之本而新書尚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權德輿傳

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可起復

張薦傳

增

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爲所拘繫薦上疏請以希烈之

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真卿

蔣乂傳

增

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

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累其祖乎曰自
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
子息無旁坐者

王鶚傳

增

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食鴻臚

凡四千餘人鶚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神策軍皆成勁

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戣傳

增

番舶至粵向有下掟稅有閭貨宴錢戣帥粵悉禁絕

之海商死官籍其貲滿二月無妻子至則沒入戣不爲限悉

推與之

韋澳傳

增

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制前世

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之帝曰朕固行

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爲一矣

鄭絀傳

增

宦官竇文瑒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絀力諫

止

又

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潛細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

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爲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

崔宏禮傳

增

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杲擁兵自固宏禮奪

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斬其兵以渾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

增

武宗卽位起爲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稷欲因山陵

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

增

式爲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討殺草

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爲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

增

徽爲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宣歙募

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爲學士奏

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

增

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

增

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爲牛李黨事之始

又

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書

此蓋

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會爲之

李石傳

增

石與文宗論爲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觀開元

之治石欲強帝意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堯舜

又

討劉稹

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破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倣傳

增

宣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倣封還詔書帝

方作樂不暇遣使卽令樂工追節還

李珣傳

增

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爲嗣旣崩中人引宰相商議